

# 东方短篇小说选

上 册

季羨林 刘安武编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杜惠玲

838

东方短篇小说选

季羡林 刘安武 编选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26.5印张 4插页 529千字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定价7.50元（共二册）

## 编 选 说 明

这部《东方短篇小说选》中的“东方”是指亚洲和非洲北部这一片广大地区。由于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选集，当然不包括中国在内。另外，日本的短篇小说选集已单独出版，故也没有包括日本。所以，本选集中的“东方”是指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粗略计算，大大小小的国家共有四十多个。

不过，选入本选集的只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入选的作品还不够广泛，这是因为我们经过努力也没有找到其余十多个国家的适合入选的材料。但是，这部选集还是有代表性的，特别是在目前，这种选集似乎还没有。

东方在上古和中古前期是先进的，在中古后期和近现代落后了。东方国家一般都曾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有的则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有的国家名义上是独立的，其实都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东方各民族觉醒的早期，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人民斗争的洪流面前，殖民主义统治从根本上土崩瓦解，东方许多民族和国家先后取得了独立或解放。这是东方各个国家所经历的共同历史发展的特点。

此外,从社会性质来说,东方各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或半奴隶制度是停滞落后的内因。因此,这些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还有一个反封建的任务。反封建的斗争在各个国家表现的形式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斗争的目标是共同的。

还有,在这些国家获得解放或独立后,都面临一个克服殖民统治留下来的种种困难和障碍,以及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问题。因此,在现阶段,这些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这又是它们的相同点。

东方各国取得独立后,走上了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很多国家里,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方各国的情况虽然也有很多类似之点,但呈现出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更是如此。

这就是东方各国近现代文学所处的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是东方各国短篇小说创作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文学是时代生活的反映。这部短篇小说选集中的作品,正好是东方各民族和国家近现代生活的忠实纪录。

东方各国的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是近现代的产物。在历史上,古代东方国家有很丰富的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故事等等,总的可说是故事文学。这种故事文学与现在我们所说的短篇小说有区别,这是两种不大相同的体裁。故事文学主要在于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着重情节,故事性强;而短篇小说中虽然也有情节,有故事,但主要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所以有很多铺陈和描绘。应该说,东方各国的短篇小说主要是西方影响的产物,或者说,是受西方短篇小说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虽然也不排除继承了故事文学的某些传统。所以,

东方国家短篇小说的历史并不长,至今不过一个世纪左右,个别国家的短篇小说可能出现得较早一些,但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里,短篇小说的出现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甚至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事。这部选集中的短篇小说除了三两篇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以外,其余都是二十世纪的作品。

最后,我们想就编选这部小说选集的工作说几句。当我们承担了出版社委托编选这个集子的任务以后,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同志的热情帮助,首先是我们北京大学东语系文学教研室和各个语言文学教研室的同志们的帮助,他们积极提出选目或翻译一些作品供我们选用,从而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编选工作。这些同志中主要有李宗华、何镇华、史习成、卢蔚秋、姚秉彦、范荷芳、梁立基、孙承熙、张鸿年等。同时,我们也得到了校外的一些同志如凌彰、鲁正华、白开元、徐玫、邓殿臣等同志的帮助,在这里,我们特向所有这些同志表示感谢。

选集实收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篇作品,其中有九篇是印度的。原计划单选一本《印度短篇小说选》,后来考虑到为了使《东方短篇小说选》内容更充实一些,包括的范围更广一些,撤销了单出的计划,故保留了较多印度的篇目。

选集的材料大部分是从五十年代至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的一些专集、选集和外国文学杂志上选来的,另有十四篇是第一次翻译过来的。新加坡的一篇原文本身就是汉语。

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入选作品很可能不当,译文也可能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选者

1985年5月于北京大学

## 目 录

### 蒙古

- 不断的脊梁..... 契·洛道伊丹巴  
史习成译 1
- 春风吹绿..... 苏·道尔基帕拉姆  
史习成译 27

### 朝鲜

- 元甫(一名《汉城》)..... 李箕永  
宣德五 敏 慧译 56
- 冬夜的故事..... 边熙根  
张 敏译 70
- 汉城一九六四年冬..... 金承钰  
张培德译 83

### 越南

- 男角四卞..... 阮公欢  
卢蔚秋译 104
- 沙努林..... 阮忠诚 113
- 遗留下来的画像..... 裴德爱 136

### 老挝

- 越过火海..... 陶奔林 150

## 柬埔寨

- 父亲的嘱咐..... 佚名  
马 源译 161

## 缅甸

- 沉思..... 加尼觉玛玛礼  
姚秉彦译 170  
生日晚会和婚礼..... 妙 丹  
林煌天译 198

## 泰国

- 那种人..... 西巫拉帕  
白东泰译 211  
饮食谋杀术..... 蒙拉差翁·克立·巴莫  
何 方译 220

## 马来西亚

- 一块钱行吗..... 阿·萨玛德·赛义德  
张志荣译 230

## 新加坡

- 年轻一代..... 田 流 237

## 菲律宾

- 移民的苦恼..... 比恩维尼多·恩·桑托斯  
张泰金译 253  
英雄..... 弗·西翁尼尔·何塞  
周 珊译 276

## 印度尼西亚

- 契约工..... 莫赫塔尔·卢比斯  
良 知译 300
- 生死关头.....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孔远志译 308
- 修桥..... 安德里亚·亚历山大·廖  
居三元译 319

## 尼泊尔

- 黄包车夫..... 比什维什瓦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  
鲁正华译 332

## 孟加拉国

- 蓝色门帘..... 阿卜杜勒·加法尔·乔德里  
白开元译 344

## 斯里兰卡

- 情趣..... 马丁·魏克拉玛辛诃  
黎炳森译 357
- 两个渔夫..... 森纳那亚克  
邓殿臣译 366

## 巴基斯坦

- 人贩子..... 古拉姆·阿巴斯  
李宗华译 375
- 普罗密舍尔·辛格..... 阿赫默德·纳迪姆·卡斯密  
李宗华译 393

## 目 录

### 印度

- 拉达兰妮.....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  
黄志坤译 419
- 莫哈玛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董友忱译 449
- 奥帕吉的天堂.....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  
石 真译 460
- 她说过.....金德勒特尔·谢尔马·古勒利  
刘安武译 475
- 进军.....普列姆昌德  
刘安武译 491
- 奴莉.....杰耶辛格尔·伯勒萨德  
唐仁虎译 508
- 末班汽车.....克里山·钱达尔  
李宗华译 522
- 收税官的父亲.....塔卡什·希瓦巽格尔·比莱  
李 南 杨树臣译 540

火山.....阿基兰  
张锡麟译 554

## 阿富汗

逐流漂去的希望.....阿·苏尔  
董振邦译 570

## 伊朗

兀鹰.....萨迪克·赫达亚特  
沈春涛译 579

妓女.....欧加卜  
李琼译 591

## 伊拉克

释放.....哈易卜·达尔迈·法尔曼  
王世清译 603

巴达依·阿里·法衣斯...阿赫麦德·阿斯·萨依德  
刘文焱译 615

## 叙利亚

最后的一篇.....哈谢姆·明纳  
季青译 623

水车.....法齐赫·阿里·穆达利斯  
季青译 630

## 黎巴嫩

不育者.....努埃曼  
鄧溥浩 朱威烈译 639

在胡特边区的中心.....瓦斯菲·阿里·布尼

刘文焱译 662

## 巴勒斯坦

断肠的乡思.....迈哈穆德·赛福·丁·伊拉尼

伊 宏译 678

自由之风.....阿德南·达奥格

程静芬译 689

## 土耳其

我最讨厌谄媚.....阿吉兹·涅辛

徐 玫译 697

巧手.....贝基尔·耶尔德兹

徐 玫译 707

## 塞浦路斯

蓝舞鞋.....乔尔哥斯·菲力普·皮埃雷狄斯

张道一译 715

## 约旦

秋.....伊萨·纳欧里

孙承熙译 725

## 沙特阿拉伯

秋夜.....萨米拉

谢秩荣译 733

## 苏丹

- 白皮鞋.....阿卜·白克尔·哈里德  
陆孝修译 740

## 埃及

- 游行示威.....迈哈穆德·台木尔  
邬裕池译 745
- 职业的荣誉.....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  
仲跻昆译 760
- 蝎子.....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  
仲跻昆译 773
- 血吸虫.....阿卜杜·阿勒·哈马米西  
刘光敏译 789

## 阿尔及利亚

- 在咖啡店里.....穆罕默德·狄布  
蓝冰译 794

## 摩洛哥

- 脖子上的手.....朱尼贝尔  
俞山译 809

## 利比亚

- 关系.....阿里·穆斯塔法·米斯拉提  
魏新宇译 826

## 不断的脊梁

〔蒙古〕契·洛道伊丹巴

契·洛道伊丹巴(1917-1970),蒙古著名作家。生于戈壁阿尔泰省,1954年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曾任理论刊物《宣传员》和文学双月刊《星火》的主编,还担任过蒙古作协书记等领导职务。194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各种体裁的作品中,以小说创作的成就最高,短篇小说《戴帽子的狼》、中篇小说《我们的学校》和长篇小说《在阿尔泰山》、《清澈的塔米尔河》等被视为蒙古现代文学中的佳作。他两次荣获蒙古国家奖。

在《不断的脊梁》这篇短篇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很有特色的人物形象,这就是主人公道尔基。当初,他衣锦还乡,正春风得意,暴露了年轻人爱出风头的虚荣心。他半辈子戎马生涯,有如许多职业军人那样,风流倜傥,豪放耿直。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他性格中的基本点是坚忍,是“困难时,百折不回”的那种可贵精神。丧妻失子、受诬陷、遭挫折,一连串的打击落到他头上,他都经受住了。真是几经风雨,数度沧桑,是生活中的强者。作者十分注意环境气氛的渲染和人物

面部表情、神态的描写，在主人公叙述自己身世时，对他的眼、神、动作的描绘是相当出色的。

---

盛夏七月，我骑摩托到乡下去，途中汽油用完了。烈日炎炎，晒得人头昏脑涨，我只好在我的“千里驹”旁躺了下来。此时，我觉得即使在数九寒冬，冒着凛冽的朔风驱车前进也是莫大的幸福。每吸一口气就好象往肺里注进了几滴热水，湿透的衣衫紧紧贴在身上，脸上的汗珠一串串地往下淌。我掀起衣角不停地往身上扇，但也无济于事。喉咙里直冒烟，真想喝一杯清凉的水。唉，后悔也晚了，四小时前在涓涓流水旁飞驰而过，连一口都没有喝。现在看上去什么东西都是热的，而且越来越热，就连这两行铁轨也在助纣为虐，在强烈的太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把空气变得更热了。

一个人沿着铁道，由远而近地走来。看到我以后，他慢慢地走下铁道，迈着稳健的步子朝我而来。他穿一套旧的草绿色的军官服，上身有好几处露出了破绽，裤子油污不堪。

“你好！”他打了声招呼，嗓音洪亮。说话时他把两脚后跟一并，发出“咯”的一声。他那双黑靴子很旧，要不是用铜丝绷在靴帮上，底子早就掉了。

我也问了好。他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也许有六十了，脸上布满了皱纹，目光炯炯有神，但又隐约地流露出一丝忧郁和痛苦。看得出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

“车坏了？”他一边问，一边放下肩上的锹和钎，在我旁边席地而坐。

“没有，汽油用完了。”

“有香烟吗？”他问我。我拿出香烟递给他，他拿了一支，在一头上轻轻捏了两下，然后放在嘴上。他摸了摸口袋，衔着烟的嘴唇微微一笑，把手伸到我面前，我知道他向我要火柴。

点着烟后，他猛吸了两口。“从早晨起还没有抽过，头都晕了。”他用左手手背擦了擦宽宽的额头。

“今天真够热的。”我说。这时，他正用手把弹在草上的烟灰弄灭。

“热倒没什么。”他扬了扬他那浓黑的眉毛，又朝天上看了看，眉宇间露出三道很深的皱纹。

我把烟盒放进口袋里，发现口袋里有糖，是出门时从家里带的，还剩两块。我拿出糖说：“请吃糖。”他拿了一块，看了看，放进上衣口袋里。我自己剥了一块，一边吃一边问道：

“渴得要命，哪儿能弄点水喝？”

“我们家就在山包那边，你去会有喝的。修道车晚上来，还能弄点汽油。”

我推了摩托跟他走，他看我推车很吃力，就用一只手扶着车座帮我推。我早已汗流浹背，可他迈着轻松的步子，脸上没有一滴汗。

## 二

修道车没有来，我只好在这儿过夜了。我的这位新朋友叫道尔基，是个巡道工。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摆着两张床，一

个旧木柜，两只皮箱，还有三把歪歪斜斜的椅子，大概是自己做的。蒙古人总是倾其所有来招待留宿的客人。道尔基切了好多干肉，煮了一锅香喷喷的干肉大米饭。我打开一瓶白酒，这是我从城里带来打算送给住在乡下的哥哥的。道尔基乘着酒兴，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说起我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受的磨难，那就话长了。有一句旧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的一生中祸多福少。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有忍耐力了，我忍受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有许多次，灾难几乎把我压倒，但在众人的扶助下，我又站了起来。我的老家在前杭爱省，一九三〇年我二十一岁时应征入伍，两年后到军事学校学习，一九三五年毕业，被任命为驻戈壁地区某师的排长。报到前有一个月假期，因为多年没有回家了，自己又当了军官，自然归心似箭，恨不得一步就到家。这次回家除了探望母亲外，还打算办婚事，我同本地姑娘道拉珍约定，在我到部队报到前结婚。

“我在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身穿崭新的军官服，腰挂左轮枪，骑一匹高头大马，配了全套镶银鞍辔，兴冲冲地到道拉珍家去了。马和鞍辔都是向朋友借来的。”讲到这里道尔基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微微地摇了摇头又说：

“佩快枪，骑骏马，在众人面前招摇过市，这都是年轻人的毛病啊。”道尔基停了停，“路上遇到的乡亲都把我夸奖了一番，这个说：‘嗨，真神气！’那个说：‘唔，象个军官。’我心里美滋滋的，把马骑得都要飞起来了。在道拉珍的毡包前我下了马，道拉珍为我喝住狗。我走到她跟前，也不问好，劈头就说：‘我是来接你的，过几天我们就走。’她不无惊讶地看我一眼，庄重地说：‘路上好吗？’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脸上火辣辣

的，不知说什么好。我低低地说了声‘好’，就走进了毡包。道拉珍的父母见了我赞不绝口，说我有出息，这么年轻就当军官，看着都叫人舒服……我又飘飘然起来，故意把手枪从腰侧移到怀里，大模大样地在正北面坐了下来<sup>①</sup>。一会儿茶烧开了，接着肥羊肉也熟了，主人又从碗柜里拿出奶制烧酒。我们边吃边谈，道拉珍的父亲什么都问，从军事学校上什么课，问到左轮手枪可以打几发子弹，能打多远。

‘你说俄国机枪打了一千发以后枪筒会卡壳儿吗？’老头坐着的身子慢慢向我移过来。

‘嗨！你还有完没完呐？快去把拉水的骆驼牵来。’老太太说。

‘急什么，没看见人家正在说要紧的事吗？’

老太太过来轻轻拍了拍老头肩膀，说：‘你还是快去吧。’老头勉强地站起来，嘟囔着：

‘喜鹊喳喳叫，婆娘絮叨叨，真是一点不假。’他又狡猾地笑了笑，向我抛来一句：

‘孩子，等着我，咱俩一会儿再聊。’说完出去了。道拉珍的母亲说是捡牛粪，也出去了，大概是为了让我和道拉珍可以单独在一起说几句话。他们走了以后，我和道拉珍相对无言。默坐了片刻，我深深地舒了口气，开口道：‘我当军官了，就要到戈壁当排长……’我的话音未落，外面传来了老头的嚷嚷声：‘刚上了马，又想起一件事，还得问问你。’他边说边跨进门槛，走到我身旁一本正经地问：

‘道尔基，大炮一连打几发炮弹？’

‘一般的只打一发，不过最近已经有快射的新式大炮了。’

---

① 按蒙古习惯，客人一般坐在毡包里的西面，主人坐在北面。